

土堡寨 (散文)

陈益鸣

我把这天的晴朗，交给了土堡寨。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登临的这个土堡寨，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山包。它朴实得近乎苍凉，单调得唯有鸟鸣。虽然，从荆棘纵横的崖畔，还能掘出那么一点“寨”的痕迹，却已生满历史的铜锈。日月轮回，风雨往复，那兴衰不竭，枯荣更迭的巴山草，不知绿了多少个年岁，也终不见绿成流传的文字……也就是说，在过去，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土山包。

一年前的一天，三个专家模样的人，艰难地爬上了它的顶端。背负蓝天白云，脚踏枯枝败叶，很气派地指点对面的山山水水。风，激起他们的头发，使古老的岩石回想起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也曾有人这么气度不凡地登临过。那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官兵。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岚河对岸那溜刚刚熄

灭战火的县城；以爱怜的目光，环视四周葱葱郁郁，连绵起伏的大巴山。自此，这土堡寨便从兵荒马乱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不曾料想的是，时过境迁，它还会在贫穷的深渊里苦苦挣扎，至今难以自拔……那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小花小草们，只知从土壤里乞求福音，哪里辨得出面前的这些人到底属哪路专家哩。

半个月以后，这土堡寨的山腰上便有了一条新辟的羊肠小道。再半个月以后，小道变成了大道。在新植的扁柏和云杉之间，路，崎岖而坚定，蜿蜒而执著。民工们，象黄河古道上的那些纤夫，背负着沉沉的砌块、沙、石……挑着一担担水，扛着沉沉的钢架、水泥杆……胸脯，俯向大地；头颅，倔强地昂起。一步一步，攀登着……就这样，总投资十六万元的卫星地面站，终于在这土山包上昂然挺立了起来。闭塞的山城，终于又多了一孔瞭望世界的

窗口。开播的当日，城中居民倾家出动，男女老少，相携相扶，观赏这刚刚落成的“朝天大锅”……

——这是一九八八年春节里的事。眼下，立身站台楼塔，极目四野。远山近岭，左谷右滩……尽收眼底，恰如面对一台多频道彩色电视机。于是，浩浩然，



大苑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叶广芬
凛凛然，竟胆气横生，慨之叹之：多么喜人的奇景，多么神速的变化啊！不到半年时间，这“土包子”就变“洋”了，变得让人难以相认了。一阵强风，迎面拂来。清爽。有力。扬起我的头发和思绪。我明白，这风，来自层层叠叠的山外……

后来我就记住了你。我挺奇怪，这样一位可以进歌舞团的姑娘怎么就卖菜了呢？这种想法自然有些腐朽，不过却与本题无关。后来我听人说，你确实是考上了歌舞团的，眼看就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后门顶掉了，因此就来到菜场穿上了蓝大褂。想来你是一腔愤懑满目悲愁，不骂他个天翻地覆怎能出那一口恶气？

后来我就记住了你。我挺奇怪，这样一位可以进歌舞团的姑娘怎么就卖菜了呢？这种想法自然有些腐朽，不过却与本题无关。后来我听人说，你确实是考上了歌舞团的，眼看就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后门顶掉了，因此就来到菜场穿上了蓝大褂。想来你是一腔愤懑满目悲愁，不骂他个天翻地覆怎能出那一口恶气？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年你还很小呢，大约刚刚高中毕业，就分到菜场卖菜了。我能想起那双极漂亮的大眼睛，窈窕身段，和两根翘来翘去总也不听话的短辫。你往那儿一站就满室生辉，黄瓜茄子就像你的莲花宝座。不过你脾气好大。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记不清什么事，或许就是为了一根葱一头蒜吧，总之我们吵了起来。一开始还有些克制，有些文质彬彬，后来就吵得天翻地覆。你说我就不想干我就态度不好你把我怎么样！你举起那杆秤分斤的秤，用尽全身力气，我断定你力气也没有多大，把秤摔到地上，随即就嚎啕大哭，引得围观者一片唏嘘。他们原先还都跟我一个阵线的，这会儿竟全部倒戈。

后来我就记住了你。我挺奇怪，这样一位可以进歌舞团的姑娘怎么就卖菜了呢？这种想法自然有些腐朽，不过却与本题无关。后来我听人说，你确实是考上了歌舞团的，眼看就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后门顶掉了，因此就来到菜场穿上了蓝大褂。想来你是一腔愤懑满目悲愁，不骂他个天翻地覆怎能出那一口恶气？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年你还很小呢，大约刚刚高中毕业，就分到菜场卖菜了。我能想起那双极漂亮的大眼睛，窈窕身段，和两根翘来翘去总也不听话的短辫。你往那儿一站就满室生辉，黄瓜茄子就像你的莲花宝座。不过你脾气好大。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记不清什么事，或许就是为了一根葱一头蒜吧，总之我们吵了起来。一开始还有些克制，有些文质彬彬，后来就吵得天翻地覆。你说我就不想干我就态度不好你把我怎么样！你举起那杆秤分斤的秤，用尽全身力气，我断定你力气也没有多大，把秤摔到地上，随即就嚎啕大哭，引得围观者一片唏嘘。他们原先还都跟我一个阵线的，这会儿竟全部倒戈。

后来我就记住了你。我挺奇怪，这样一位可以进歌舞团的姑娘怎么就卖菜了呢？这种想法自然有些腐朽，不过却与本题无关。后来我听人说，你确实是考上了歌舞团的，眼看就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后门顶掉了，因此就来到菜场穿上了蓝大褂。想来你是一腔愤懑满目悲愁，不骂他个天翻地覆怎能出那一口恶气？



旧识

丰光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年你还很小呢，大约刚刚高中毕业，就分到菜场卖菜了。我能想起那双极漂亮的大眼睛，窈窕身段，和两根翘来翘去总也不听话的短辫。你往那儿一站就满室生辉，黄瓜茄子就像你的莲花宝座。不过你脾气好大。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记不清什么事，或许就是为了一根葱一头蒜吧，总之我们吵了起来。一开始还有些克制，有些文质彬彬，后来就吵得天翻地覆。你说我就不想干我就态度不好你把我怎么样！你举起那杆秤分斤的秤，用尽全身力气，我断定你力气也没有多大，把秤摔到地上，随即就嚎啕大哭，引得围观者一片唏嘘。他们原先还都跟我一个阵线的，这会儿竟全部倒戈。

后来我就记住了你。我挺奇怪，这样一位可以进歌舞团的姑娘怎么就卖菜了呢？这种想法自然有些腐朽，不过却与本题无关。后来我听人说，你确实是考上了歌舞团的，眼看就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后门顶掉了，因此就来到菜场穿上了蓝大褂。想来你是一腔愤懑满目悲愁，不骂他个天翻地覆怎能出那一口恶气？

时间过得真快。有一年我又见到你，你脸色青黄，圆滚的腰身令人一目了然。我每个星期天都去买菜，我知道你的每个变化。你不认识我。又有一天，那是前不久。我的一位熟人说，你们那个菜场承包了，搞得活，效益好，你是记者，何不采访一下？



演奏家 李铁成

在杨虎城将军陵园

肖更生

这是我想起的三秦父老碗里雪白的馍馍，这真是你遗愿的火花在闪烁。

说你的功德吗？那早已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你和少帅「捉蒋亭」一边的脚印已化作人民心中巍巍的丰碑一座。

少陵原下，面对忠魂安息之所，仿佛有满腹的话要说，可是我的语言又怎样表达，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童心

王士学

妈妈，月亮真真呀，天天夜里跑到屋后的大坑里偷喝水。

怎么？妈妈，你真的不信。你看，原先坑里满满的水，都快叫它喝干了呢。

妈妈，我真的不骗你。你看，过去月亮扁扁的肚子，喝得象小西瓜一样圆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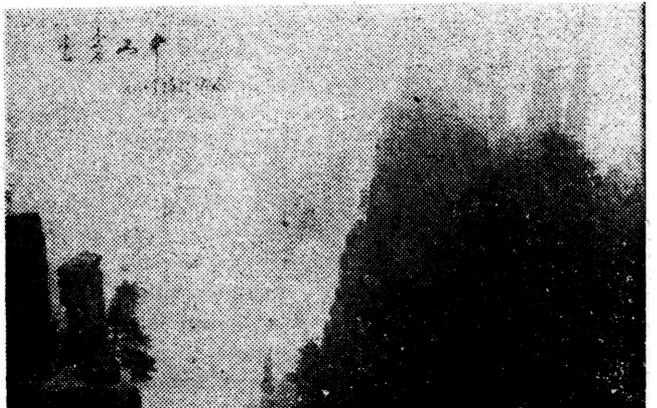
你笑了，妈妈。你说，它还会慢慢吐出来的，当吐尽最后一滴月辉，它便瘦死了。

噢，妈妈，我知道了；月亮是个好孩子，它喝的是水，吐出的月辉凝成露珠，挂在早晨的草叶上了。

什么什么？那露珠是奶水，小孩的梦就是它喂大哩？

嘻嘻，那月亮就成了奶瓶子啦……清晨，毛茸茸的太阳正在头上红起来。

我和伙伴们跳进瓜园。忽然一个孩子站起



云雾山中

读书新

来。“看呀，这里落个太阳！”这惊喜几乎是同时把我们的眼睛点亮的：“这里也落个太阳！”“这里也落个太阳！”……——差不多在每一片绿叶上都住着一个太阳。丫丫说：“人人都有个小太阳但咱们的不一样。”小小呢：“太阳是谁手指上的血浆染红的呢？”一阵风响，摇落了大片小太阳。哦，关于太阳的话题总是那么长……(惠荐)

黑色传播

1987年9月的一天，“傻子瓜子”公司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伙北京来的人在拍电视。

开机。摇。芜湖“傻子瓜子”公司的大门。人们进进出出，生意兴隆。

摄影机夸张地表现着公司内部曲里拐弯的走向。

定格。貌合神离的年广九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李作年研究工作，品尝瓜子。

分切。中山路“傻子瓜子”公司批发部兼门市部。

(话外音，这个批发部与年广九“傻子瓜子”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是挂着“傻子瓜子”公司批发部的大招牌。它系“傻子”的大儿子年金保“金保炒饭店”的门市部。这是芜湖市面上能看到的奇观之一)。

镜头。 “傻子”笑容可掬称瓜子，群众购货排队。

(话外音：“傻子”自当总经理后，第一是没地方，第二也不可能去称卖瓜子。然而称瓜子似乎是外界印象中“傻子”的标准形象。非此不能代表他的风采。)

镜头对准香店村“傻子瓜子”公司加工厂。工人们推肩扛运瓜子，一派生产繁忙景象。

“傻子”站在炒锅旁向青年工人传艺。(话外音，公司当年无钱进生货，库里堆放囤积的都是霉变瓜子。)

……

以上是中国电影学院影视部为中央电视台拍的专题新闻片《芜湖——思考的江城》(中央电视台播放时改为《芜湖改革散记》)中的一些镜头。

我有幸看到了该部与公司签订的《拍摄电视专题片合同书》。合同规定，乙方影视部在专题片中为甲方(“傻子瓜子”公司)安排



一分钟播放内容，收取甲方摄制播放费3000元。制约的条款写道，“若该片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乙方应负责赔偿甲方全部损失费”；播放后，“如甲方不按期汇款，乙方有权不将甲方镜头编入片中”。

新闻传播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新闻价值”等于3000元钱！神圣的新闻真实性在这里象条狗，被3000元锁进了笼子！

拍电视专题片的“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也闻出气味有些不对，在芜湖宾馆问公司的汽车司机小侯：“你们公司的经营到底怎样？”

小侯实话相告，“内外交困。”“记者”却默然没有吭声。

严格地说，也不能强求他们，合同写得明白，他们与什么乱七八糟的

改革根本没什么关系，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芜湖改革散记》的拍摄，芜湖市委宣传部从向企业筹款到审查解说词予以充分的合作。这部片子，1987年12月29日还由芜湖电视台播出。我向宣传部新闻科长请教。他说：“专题片不是新闻，是广告！”

我钦佩他卓越的解和宣传组织工作！同时也为本文引言部分描述的该科长拦阻我上船的行为作了一个绝好的注释。

再看温元凯作序的《傻子别传》，翻开版权页，

作者：朱华 解正中 呼安泰
出版者：济南明天出版社
字数：90000 印数：1—5000 1986年5月第一版 定价：0.93元

这些枯燥的数字后，有着肮脏的交易！

这本按印行5000册报税的书，实际上印了X万册。单是“傻子瓜子”公司就签合同购买了11040册。至今还有一万多册积压在库房里，牛皮封纸都没拆，上面积满了灰尘。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出版社领取了稿费后，又向“傻子”领取了5.00元稿费。

在这里，良心和灵魂太便宜了，只需花个三、五百元就能买到！

社会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形成的。(十三)